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48

676.15
823
21-4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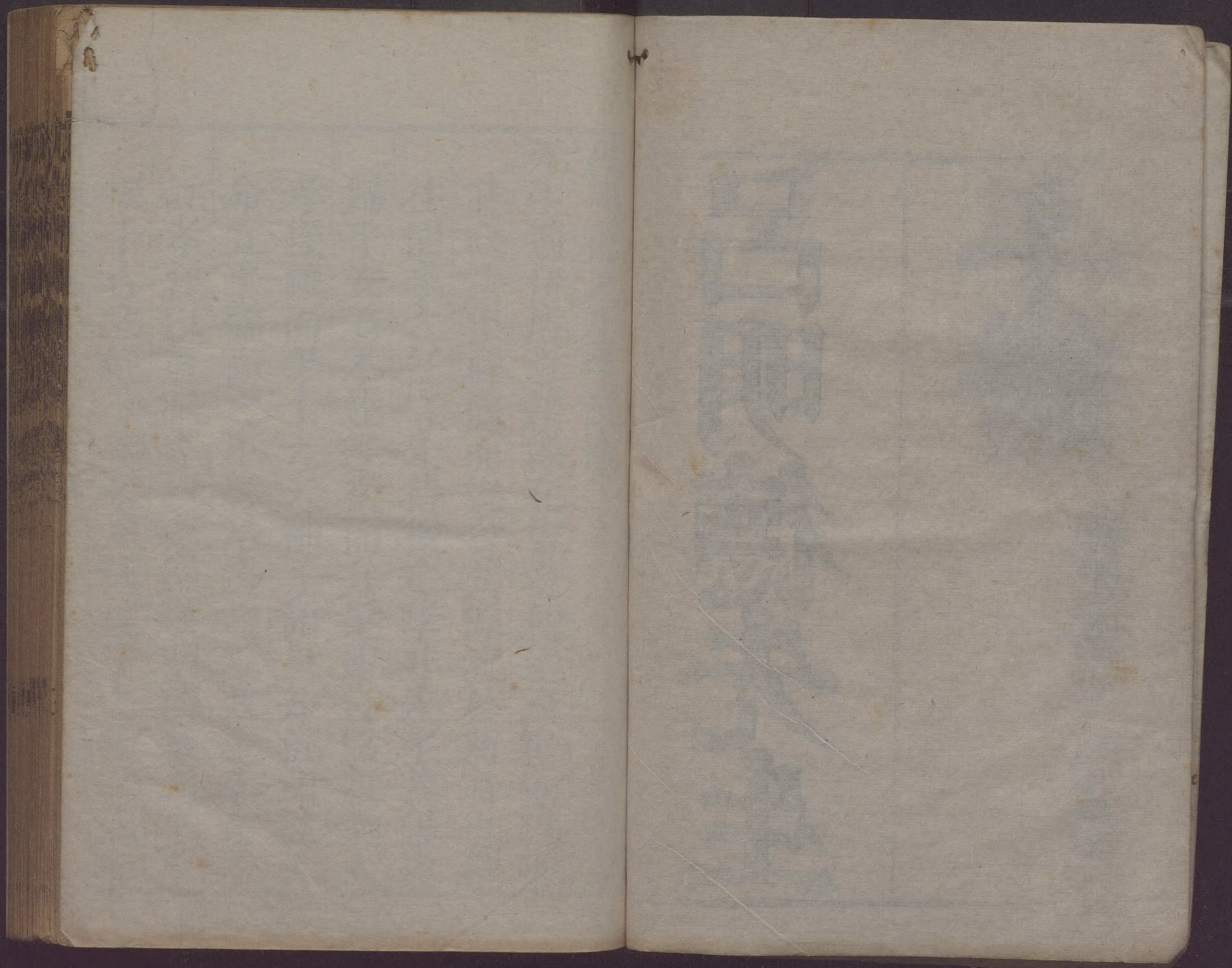
卷之四

呂明德先生

27177
呂明德
先生年
譜冊

冊 4 號 104589

呂明德先生年譜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先生擴伊洛之緒繼孔曾之傳邇至

聖而獨探

聖而獨探

其心法集群儒而總會其源流於斯時也繼
往開來之任守先待後之學非先生其誰與
歸乎安石不達經術而弁髦聖言協烈秦火
孝經輟而學士大夫袖手語良知抗顏談性
命宜乎儒術之不彰治道之寡效也先生手
註孝經以道歸孝以孝歸敬明德教之本原
振千古之絕學馮恭定稱程子之後一人而

先生晚年力學獨得宗旨卽謂直接孔曾可也嗟乎先生癸丑釋褐辛巳就義中更二十八年其間家居者十有三年無非發明孝治羽翼聖經之旨履官者十有五年亦無非移孝作忠立身行道之槩先生固不僅以兵食見然用之兵食而效先生固不欲以節義見然適遇時窮而著學先生之學者遂謂先生之學在兵食在節義豈足以盡先生者哉使天假以時會先生以明王孝治天下之事見諸躬行卽以聖人授受心法益深奧蘊則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矣往金陵施子小白周子仍叔曾手記先生之行事而吾新洛受業諸子編次紀年賡唐學識固陋愧非其人然受先生之教最切敢不黽勉從事因訂其前後而作年譜嗚呼繼續斯道者其亦可以讀先生之書知先生之學矣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月洛陽受業姚賡唐沐手拜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跋

瑁從遊

明德先生不揣固陋與同學諸子於先生殉義之明年藉先生行事訂爲年譜於是嘆先生之不可及也矣先生兆夢月之祥而維嶽降產靈芝之異而孝經成天人之際有感必通承節孝餘烈鬱爲理學居官則以教輔政居家則以學倡世故山左豐芭芝泉伊洛各有講會從遊者數千人瑁歷數生平由司李起

家以孝治山左而山左治三年報最特擢銓部清選舉絕竿牘所在著蹟其關國討民生之大者如天啟將登極之時卽止小南城之駕陳近寺不得干預政事而逆璫煽毒天下皆服先生之先見是時詆毀講學而先生與馮少墟李緝敬諸君子倡明教化以斯道爲任幾中黨錮之禍崇禎詔起所上防微八漸直法堯舜諸疏與賈陸爭烈時天子有南顧憂特簡理留都釐奸剔弊心血俱枯兵食兩足東南半壁得以晏然固圉者莫非先生功也于是忘之者難容直道至今讀告陵諸文而先生之忠猶耿耿在人心臆居洛六載無非發明孝經表章聖學及兵荒浚至屢歷仁心備賑全活者無算散家財以募死士乃力盡孤城不幸以節義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先生一生之事功學業在此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矣

康熙二年癸卯七月新安受業孟瑁沐手敬識

呂明德先生年譜采輯家刻書目

慎獨堂詩文集

芝泉講會語錄

伊洛講會語錄

芝泉會約

伊洛會約

豐芭會約

豫簪會約

南廐奏疏

初集

續集

南樞奏疏

太常銓部奏疏

進孝經表疏

助餉交代畧

軍政十四則

南考工記

清蕪記

增訂館則

孝經本義

大全

或問

訂証家禮

音韵日月燈

切法正指

存古篇

孝弟詩解

斗園乘

兩闡四會姓氏錄

南庾舉劾錄

世德集

牛太夫人仁孝公節孝紀
孟太夫人夢月祠紀

節孝錄

榮哀錄

仁孝公祀郡縣鄉賢紀

忠節錄

世恩錄

仁孝公紀畧

先生出處紀畧

太傅墓誌銘

行狀

合葬誌銘

呂氏宗譜

世傳

家乘

棠憩錄

兗州德政

新安全城定變記

新安縣誌

河南府誌

呂明德先生年譜卷之一

受業門人施化遠

袁應參

周景濂

黃基昌

姚賡唐

石岳

李毓楠

孟瑁

陳榕

郭希銓編次



先生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姓呂氏
 國初始祖俊占籍河南新安縣俊生獻獻生
 鑑純樸有隱德鑑生思聰思聰生立是為
 先生高祖曾祖諱景陽恬淡冲夷與物無
 競好觀為善陰隲書祖諱鄉字信夫少失
 怙獨胼胝田間謹身忍性上事孀母外供
 徭役睹里人逋賦筮楚破產代償歿之日
 僅三十一里中私謚敦懿故稱敦懿公贈
 戶部侍郎夫人牛氏寡守四十九年奉
 旨旌節累贈太淑人父諱孔學字尚文號紹

中家貧以文無害為功曹與人不可忍傷事
母謹慎母病感夢得異藥愈恂恂孺慕六
十年如一日闢園于亩谷東與老友嘯歌
慷慨有太丘之風

勅旌孝子有司表其里曰仁孝故稱仁孝公
封戶部侍郎賑荒救萬餘人贈右都御史
崇祀府縣鄉賢夫人孟氏是為先生母贈
太淑人繼田氏封太淑人先生講學洛陽
建明德堂羣洛人士為明德會學者稱明
德先生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丁亥七月先生生於新安

先生生于夢月岩新安北四十五里當橫
山之嶺有窰為舅氏家園孟太夫人歸寧
及期而動其夕寢窰中夢有光如月降入
其懷爛然燭天寤而生先生七月二十日
午時也都御史曹于汴詠夢月詩橫山之
密都潺湲溪應嶙峋想當夢月時若崧高隆
申一堂寄永思聲容儼以存是母有是子
百代流芳芬○先生少戲嬉不類凡兒適
官長轎至羣兒啼走獨戲嬉自如里巷以
為奇

萬曆十六年戊子先生二歲

萬曆十七年己丑先生三歲

萬曆十八年庚寅先生四歲

萬曆十九年辛卯先生五歲

萬曆二十年壬辰先生六歲俱在新安

五月母太夫人孟氏卒 孟太夫人邑孟公思
恭女少適仁孝公孀

姑性嚴事之無失食貧力作姻里婦皆師
其懿範夢月而生先生幼即訓以義方太

夫人卒先生年僅六歲乃鞠育于牛太夫人先生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也○嘗畫壁為達官車馬儀從俱備族長者見而異之曰吾家代有隱德大呂氏者其在茲乎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七歲在新安

仁孝公延塾師授以孝經訓以孝弟之學出入必告早暮問安知以孝親為事仁孝公日為孝孩兒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八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九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十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十一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十二歲俱在新安

仁孝公教最嚴雖寒暑令節不使輟功不與飲宴不令身帶一錢慎擇交弗納于邪奉教愈謹訥訥如不出口道遇先輩長者必拱手避行偶有少年子引石擊水污穢濕衣人皆若不可忍先生不反顧而去里老嘆服每稱其事以勸子弟○新安令辛公詔季考儒童閱先生卷曰為誰氏子他日必大受時仁孝公家貧作縣吏邑令故知仁孝公長者以先生益加敬重每見仁孝公必索先生文批改喜以筆墨贈遺先生年十二言動不苟即有巖巖氣象邑令未嘗以褻容見先生也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十三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十四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十五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先生十六歲俱在新安

補邑庠

明年食餼。為文頃刻千言試輒軼其宿儒學使者宣城梅公器之每較士他郡邑必致題索其文。舉動模範先民介然中立絕不與世浮沉。十年諸生片字不入公庭。邑學長某醉詈先生之門先生毫不與較既醒悔甚每出入遇先生則逡巡愧避。教諭林公喬松晉江舉人與先生立會課講往來莫逆。邑令殷公銓馬公應兆先後莅任課先生制業深為歎服。作知非箴吁嗟乎遽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時乎時乎不再來將質其安之繫後生之可畏歎來者之可追

胡為乎馳馳白日尋斧斤以自斲醜晏安之有毒謂磨涅為無傷懷與安實敗名久將認賊作子操主人之戈而入其室據其堂已焉哉其心勞之日拙而腔子亦不靈當夫意闌興盡時豈無悔而竟長此其安窮君不見嘗胆越子下帷董君有為者亦若是誰言樂處之難尋古不云世間不學人無物可比倫奈之何三年之艾不蓄而抱沉疴以終身箴曰學問之道先求放心洗刷塵緣勉而持循雖休勿休日新又新時而習之意味浸浸雜念侵人如牛萬火不可嚮邇將爭于所惟勤有繼此道在果姑待明日便為不可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十七歲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十八歲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十九歲俱在新安

夫人郭氏于歸

邑庠生郭公之翰長女郭公知先生非常人許夫人為配

年十五歸先生田太夫人病五月弗起為顛天請代誥勅中有願減歷以壽尊嫜執勞匪懈之語及先生殉難後甲申聞寇陷京師遂不食死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二十歲在新安

河南鄉試舉副薦

同邑人孫大成以遺才求應試張太守試之七義雜

以公事推訊其前辰甫受卷日中即畢太守稱歎力薦入闈孫中式鄉試先生以副薦受知○是年究心伊洛之學以天下為已任嘗日是帖括義用以梯青紫耳烏足了儒者事每見人一登科第便以為得富貴矣究竟報朝廷行所學安在邑孟雲楠

先生以理學起家先生心私淑之心法吟何以參天地曰惟此一心心今本最微危者亦相侵微者使之著危則還于安惟精復惟一萬古此心傳此物亦非遠飛躍機自顯此物亦非近終身由不盡然則如之何幾希原無多只此一幾希聖狂從此岐堯以此命舜舜以此命禹授受一心法道脉別無主要學大聖人何處尋衣鉢檢點天理心靜中仔細磨湛湛一萌芽夜氣凝雨露莫教斧斤伐莫教牛羊牧第彼種種者且晝時相媾得此為聖賢失此為禽獸嗚呼慎之哉拳拳屬靈臺勿謂是何傷其禍終將長勿謂是何害其禍終將大涓涓能幾多蕩蕩可若何一炬能幾多燎原可若何此心一放逸圖之竟何及我懷顏氏子克已以復禮勿以非禮視勿以非禮聽勿以非禮言勿以非禮動時時勤拂拭時時勤芟夷庶幾精與一常與聖賢對這個

幾希關渾與天地會見得天地心完得聖賢真真心果不滅庶不遠于仁仁為人安宅舍此奚站脚纔說待明日便已為不可嗚呼及時哉時乎不再來君不見大禹寸陰尚自惜况非大聖人可不惜寸陰寸陰何以惜惜之如寸金寸金失可覓寸陰何處尋所以大聖人兢兢惜寸陰昔日陶士行亦云惜分陰要求入聖路便此是法門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在洛陽

工部主事房楠以福府修繕居洛陽為其子求師知先生譽望使其子之騏師事之先生期以理學名儒不專課制舉業之騏中戊辰科進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

萬曆三十七年巳酉先生二十三歲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俱在新安

與修新安縣誌叙文出先生手作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

萬曆四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俱在新安

舉河南鄉試以春秋中河南鄉試第二十四名大座師山西芮城王公紀以

理學為士論所共推

十二月之京師刻無奇草制藝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在京師

賜進士出身二月會試中式三月殿試賜三甲進士觀政刑部○都中諸

同年約費千金奢者無筭皆揭取京債先生獨不然曰吾家素無厚積取債必償人今日到任還他吾不知任中果有欠我債者抑指望正俸可償此皆未仕時先存不肖心吾寧自約不甘為此有不得已寧寄字鬻產奏辦不貸京債一分先生以身許國其一生豎立蓋自此始

六月長子兆璜生

原名環字伯玉後以恩廕更名璜乙亥特取拔貢任

汶上尹陞解州刺史

八月授山東兗州府推官

十月歸新安

省親祭祖中丞張葆一以詩贈別和海內從頭數稜稜幾丈夫

已知心莫逆誰信德應孤臭味縈歸夢才名震帝都暮雲天際遠還念故人無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二十八歲在新安

二月之兗州任

先生清約自甘一如寒素不濫交一人不苟取一錢不任

意行一事不狗囑枉一獄雖勞苦異常泊如也曰見人家作宦回家積金買田不幾年即冰消瓦解甚而身受其殃子孫天折定是作官虧損天理書聯于廳曰天真有赫枉三尺三尺難逃夜豈無知受一文一文不值先生秉性清直屏絕屬官餽送甚嚴即藩郡盤驗故知問遺亦不輕受凡獄獄俱當堂判定審語吏書抄謄無敢增減一字仍明示其人使候詳發落無索需營費之苦凡投告訟謀無不求批先生者○挈遣汶上等縣崔凌霄等百餘人社鼠之害戢○兩院批發詞訟屬吏必擬重罪先生歎曰此我輩諂附之過豈盡上臺意耶凡罪之重輕一如其事間有不置罪者

以其意陳于兩臺兩臺深喜更通行知會
一省有司○察盤各處親自對磨止搜出
奸弊不務苛察○兖州一宗室凌虐士民
辱詈縣官有司莫制先生力啓魯藩檄戒
又某搶街民張應選銀四十兩騙作竊銀
仍央私書囑托先生當堂焚書審出真情
宗室究處銀歸應選○某直指素性猛烈
按山東時相知者遺字戒勿抗拒阻先生竊
不謂然凡事持之以正直指甚重之薦剡
獨列第一

清獄囚罷嗾夫

囚固有罪不至死為獄吏所
苦一入其中便登鬼錄者先
生每問刑必先面問獄中有虐索否冬置
煖匣每日仍按人給食兼給綿衣不使凍
餒而斃嘗曰居官非為名也然期月而頌
聲不作則無為民之實可知矣○嗾山遊
者用隣山鄉民界輿苦累不堪因登嗾訊
知卽檄縣報罷

迎養牛太夫人于兖州

先生自幼失恃賴太
夫人鞠育極其篤愛
及仕交迎養任所婉孌承歡一如仁孝公
之事母夫人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先生二十九歲在兖州

揭陳救荒防盜議

凡事關重大憂心如茶極
力籌畫如救荒防盜皆切

實條議一時見諸行事○山左大荒赤地
千里人皆相食奉委察核賑單騎風雪
中親自下鄉問民疾苦申達上司曲加全
活毀銀帶盃盤得錢百餘緡量給饑民擇
其無依者收入粥廠修葺草房棲息夜給
柴火全活數萬人○瘟疫盛行死者塞路
捐俸銀六十兩分發二十七屬擇醫施藥
又于兖州立藥局選醫官季一誠修合不
時入局問視仍請院檄令合省舉行其有
死者又捐金委滋陽主簿陳體乾買棺數

十具蕭千餘領掩埋暴骨○登州連歲災旱先生按轡惻然五月下弦日登崑崙山齋宿禱雨明日行部文登果雨憂旱吏隱尋山趣豪遊極海濱學仙非本意憂國屬何人草盡仍愁旱魚腥不療貧麥黃還刮樹烟紫正炊塵有色渾如菜無襦半結鴉渠來飢臥轍我亦淚沾巾雲漢詩何似流民繪未真非無蠲賑詔不救鼠蛭吟民望還無已皇仁豈有屯願懷憂杞意何以叩楓宸海柱鞭秦石槎山問蘇此銀潢如可

秋聘較秦闈便道歸省

初閱牘闈中殊不快

一忠字其巨經天覺而得卷甚喜即解元郝維新也凡薦者六人三原郝維新西安溫日知韓城衛先範富平趙濬綬德李時馨長安晉調元○刻攬轡詩草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先生三十歲在兗州

修舉保甲法

魯城保甲久廢乃申院啓魯藩力行之王孫勢家大肆阻撓獨

力行之時掣黃河大盜三十餘收禁夥賊二人潛入城窺伺俟各官公出欲勾引餘賊劫獄因保甲法行舉首正法不至他虞後妖變猝起立點保甲登陴魯城賴以保全○地方有盜官捕怠忽玩事不肯緝拏更有逼迫失主以強作竊諱竊為無苟且偷安先生行令各屬但有盜警不論強竊俱預文申達立限行捕如捕獲而文不預申官吏仍究處故各處多方禦盜無敢慢事者○從不署州縣印兩次署郡計各處贖銀七十餘金積剩公費五十餘金發修曲阜聖林○其收支贏羨另貯一匣入庫一老吏念先生清苦携羨餘銀三百餘兩夜半擊柳傳宅先生輒大怒譴去以其銀作正支銷

立山左大會置學田 山左大社令二十七屬各立文會每月二次解

卷親加評訂序次激勸士子蒸然向風漸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來就業戊午刻魯社十集制義○又買傳時彥腴地五十畝贍士又捐心紅公費餘銀買穀千餘石備賑魯士貧者雖大稜相連而絃誦之聲不輟即魯宗連年荒歉先生移文長吏分極貧次貧給麥數百石

冬設立粥廠 當雪未降時念民連荒窘苦親粥廠煮賑每人給布半疋錢二十文又行文州縣煮粥條設周悉親自察勘全活甚衆入春雨雪遂稱有年○凡有無主贓物俱給發養濟院為衣食資故雖遇大荒孤餒之無凍餒之苦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先生三十一歲在兗州

二月撫按交疏保留 考績屆期巡撫李公長庚巡按畢公懋康疏薦

保留○職司官評藻鑑極其精確或得之言論文移或得之道路口碑悉協公論不避嫌怨不執愛憎不徇毀譽不苟寄耳目至其汲引善類惟恐不及始雖有議而未路可矜全者亦不輕絕○嘉祥令賍私狼籍託書夤緣毅然開報其人百計反噬而先生之聲益著○先生與人廓然絕無城府至于有關各節有關地方處雖細必謹事上接下及與僚友惟謙和誠敬第不阿附摸稜遇事執持則一毫不可動

三月給誥命 始迨封仁孝公及兩太夫人

註解邵康節孝弟詩 先生天性孝友而教人亦以孝弟為本以邵康

節孝弟歌十首手自為註刊布令所屬遇
講鄉約時講 聖諭畢令數童子朗念成
歌約長講解家吟戶曉以變民俗○費縣
民程廷佑廷佐本親兄弟以小嫌訐告二
年家產幾罄兄弟叔侄毆傷問徒互為仇
讎先生以天性骨肉勸諭打動良心二人
相抱痛哭情願和好釋其罪責其曲者諭
令愛敬如初次日二人登堂泣謝○每遇
大獄虛心平反舊有疑獄汪應元等二十
餘起前後含糊先生毅然焚香推訊得情
訟獄俱平民稱不冤焚香尸祝○察盤地
方開釋三百餘人不依人情輕責人一板
遇大獄筆不肯輕下○先生性不喜重刑
而一經推訊即吐真情嘗曰某雖審大盜
不用夾棍彼口中雖各是其是却自有是
非不能掩飾若專用威逼重刑之下何辭
不得著無刑錄○一點盜同一偷者偷人
一驢偷者逸去久不成獄先生不言驢事

只言其家常及當日同行之狀遂得其情
不事加刑其人具服○某家有家貲而亡
其女字某乙而某丙乃某之重產兄因騙
不遂誣死者之婦與某乙姦并誣其女且
以為胞兄弟告爭家財斷者不決事已五
年兩家將貧先生訊知其情設法曰就是
重產兄亦與親兄一般家財是你的你侄
女就是你女一般他如何不等你便娶去
他該問徒了某人具吐實乃以徒坐某丙
○路行陽穀道中一生携家逃亡天寒飢
餓泣欲自盡公惻然問故與之食乃給以
錢慮前途之不逮也取雪於車中書票令
赴所在給米還鄉過登萊作收麥行午日
當天盡收麥農夫流汗如火熱攬轡觀時
來牽轍問之未語先悲咽我家山凹任窟
穴年年災傷膏脂竭旱荒未了商羊齧猶
胥獻門債王軼昨午飢荒更殘列家事賣
盡衣食缺兒啼無視女啼啜高堂顏枯妻

喉噎草根掘盡樹皮刮村落無煙犬聲絕
生者流離發風雪死者枕籍飽蠛蠓幸有
俠圖宸聰微幸有汲倉澤澳溲譬如草盡
根茅苗來牟幾畝插鹵埤傷心婦子共收
截汗滴皮捲不知熱萬苦千辛數斗擷兒
女歡迎高堂悅可憐不曾煑成餐門外催
逋如虎啞噤悸開門門未閉又有豪奴猛
且劣喝道去年稱貸負未結較輾那容細
分說無可奈何兩分批粒粒都是心頭血
嗟乎粒粒都是心頭血一家環哭泣成屑
一年苦楚空蹉跌雖是粗完此兩節飢寒
豈不更關切嗟乎新租又安設粗熟且然
况荒折父乎母乎不提挈只恐終是溝壑
別嗟乎只恐終是溝壑別言之至此欲墮
滅不知所云淚盈頤我乃以筆代其舌嗟
乎我乃以筆代其舌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在兗州

議修孔廟改正諸典

曲阜瞻拜 孔廟廟貌 傾圮思更新之度其費

非三萬金不可陳請兩院極言應動山東
所請事例銀并奏處一萬先行修葺又題
請內帑無何以寇警中止乃為義輸首捐
二百金以為郡邑長吏士紳倡察子思子
無祠及諸典禮宜改正者申請兩院具題
其議畧曰子思子闡述聖道最為有功聖
門而曲阜獨無祠鄒雖有之蓋建于暴
書臺湫隘特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
况以書院名非崇祠也主祠者以衍聖次
子今缺似應改建曲阜做顏廟制度非萬
金不可或粗辦之亦須千餘金也既已立
祠須有尸祀衍聖以無次子故此官缺不
若做顏曾孟例暫授近支子侄俟有次子
仍歸原職庶不至失蘋蘩而曠明祀也又
查孔子至尊無上子思猶且避之而忠
與安國乃直書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

並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為先賢子茂子安國為先儒子國子似為妥便若先賢孔氏似當仍舊又查季孫子叔疑本趙註以二人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陽解以為孟子引言則二子非門人明甚况季友之後惟宗子為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只稱季今既稱季孫而不斥其名則必執政者且未嘗稱名安知其為何時人而祀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本未見安知其為門人耶且味使已為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政者也至若盆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譏于孟子此三子者律以洪武罷楊雄嘉靖罷伯僚秦冉之例均當議祧其于俎豆不愈光乎又查自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并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即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封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國侯壽光伯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

徒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妥神祀而一王制也似當以孔廟近例改之然非迂儒所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題奏以為三千年之禮樂吐氣經山東巡按畢公懋康題奏乞行

修仲子廟 廟在泗水湫隘傾圯先生慨然捐俸二百餘金令徐典史督修

揭陳河漕議 河漕屢修屢壞議者紛紛率如築舍先生作議畧一曰定浮議

一曰疏狼矢一曰省夫料一曰濬泃河一曰疏諸泉一曰勘水櫃一曰通膠萊一曰清河盜入議見先生全集○陽穀河下失盜原賊止四十六人而各官急于開俸捕役畏比所獲至四十餘人而照提尚有二十餘名乃設法研審慮捕役在前各犯不敢直說屏出捕役仍將各賊隔別互訊於內推察竟日出寃民十餘人即時開放其

情真者乃垂淚願死又恐各捕役凌虐大書白牌護送出境

八月分較山東鄉試

薦者五人房首邢泰吉為本省解元遲大成張

宿江世茂孫如竹副榜王鳳翔任有用劉砥柱關堯凱胡懷敬趙秉衡丁泰運七人

是科魯社門人孔聞詩孔聞檀林業張盛美徐成治李道光楚煙劉廷柱劉鴻編何

兆瑞成明禎郭一龍陳序劉太素錢旭徐標閻太羨解如楷王虛白劉純慶趙繼鼎

任光諳等中式鄉試二十二人已未會試陳序藍近仁二人○是年七月刻魯社會

文序曰刑官明刑平反論報無留獄曰吾塞責如是未也申政令達民困苦俾民重

犯法曰吾塞責如是未也曰明日祥曰無刑法刑官責也曰教非刑官責也而弼教

則其責也以刑教易以教刑難教齊民易教士難若然則予負予責多矣住以歲之

不易市人炊骨子亦惟是馬背招魂龜手數未即諸人士亦果其腹之不遑也教廢

久矣客歲稍熟政行獄簡于是始羣人士約曰爾恬爾志爾敬爾業置社于饋以長

吏董其事爾時孝廉博士多有執研從者而三輔淮上遑遑有負笈士至余每退食

必披閱移日或夜分不寐且為甲乙狀以上之三臺監司及督學使者皆報曰可賜

賚有加夫鄒魯人士岱之孕泗之涑闕里之密邇文學固其天性矧當事偃以風吏

長化以兩郡大夫從而模範之予遂徵天之靈得以暇日與諸人士商確此道宜其

奮發蹈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雖正變異局靈樸異姿清雅雄杰異品或才而未練

或偏而未卓然人抒所見各成一格余即不能以一途之趨繩諸人士矣余刑官常以刑譬文謂文士言文真猶法家言法曲直視理過故視情軒輕視法雖復聰慧警

厲不得以意見繆才情騁即或自見其意
見才情而終不詭于理于情于法又焉用
棘之猴楮之彫哉近精選若干卷將布之
國門俾海內知齊魯人文之盛泱泱大國
風且知其不以意見才情自見即以自見
而不詭于理于情于法他日出而用世其
樹立可覆按也則余之為理而庶幾視理
視情視法不以繆不以騁不以詭者亦或
其一徵則余之為理而藉弼教之役以少
塞其明刑之責以少寄其祥刑無刑之意
亦或其一徵矣向使天不悔禍如前市人
炊骨諸人士不果其腹而予亦役役焉問
荒之不暇安能復以其暇為諸人士商文
藝事耶余與諸人士所以得此暇亦難矣
宜各思所以勿負此暇者蓋明刑弼教予
責也體教懷刑則諸人士責也是皆未易
塞也○其後舉南宮者魏肯構孔聞詩張
盛美徐成治楚煙徐標韓光先趙繼鼎任

光諳楊士聰王虛白王國儒邢泰吉遲大
成等三十餘人每科不絕

十月較試武闈

先生以才望與試武場力言
宜選技勇之儔另為上等果
得真才甚多中選咨用嘗言用人自當破
格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在交州

正月擢吏部

二東又復旱蝗憂心如焚與當
事者商確為先事之慮如募兵
力言不宜僉報而宜設法鼓舞當事者俱
如先生言其他默為挽回而陰利賴者先
生未嘗言人亦陰受賜而不知雖瀕行猶
倦倦地方思遺永利○先生體不勝衣而
經濟甚富筮仕時仁孝公深慮年少及歷
任諸務敏達決大疑難不煩擬議仁孝公
喜動于色○先生曰有司要錢贖不過書
吏門子做官先要無愧此兩項人若但說

無愧于心便且瞞過自家。又曰做官只平平做去自見知于上人若欲務奇以治民民必病苛。又曰罪疑惟輕聽訟有疑者寧薄懲之不然冤枉不明亦暗自損福。○有言仕途不宜太實者先生曰吾之所感吾實矣若以詐御詐庸愈乎。○先生以誠實得民以清直獲上先後列薦凡二十一。漕運侍郎伍陳河道侍郎王山東巡撫李錢巡按御史馬畢屯田御史過熊盧河道御史梁唐董荒政御史過北直巡按河道御史李朱李牟有一薦者有再薦者莅任五年薦剡殆無虛日。

七月補稽勳司主事

八月便道歸省

去之日百姓臥轍不能去先生亦垂涕郡人思之共建祠

拜祝刻棠憩錄二十七屬各有祠。○謝絕餽遺一切書帕不受或曰都中甚費慮不足用也先生曰吾簡淡足矣蘇抑堂對人言曰眼中所見揮金如土者呂豫石周蓼洲而已。

十月次子兆琳生

字叔玉巳亥會試中式辛丑殿試刑部觀政

十二月至京師

渡黃河道經冰阻備歷險厄歲暮始達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泰昌元年
庚申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調驗封司主事

銓部同寅相見必至百揖竟日寂然蓋衙門司

進退體固然也時有善詼諧者問作戲語嘲笑衆因絕倒久之先生緩頰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同寅相見百揖是也禮有以少為貴者同寅終日寡言笑是也總為衙門

之體今笑語闕堂毋乃不可乎眾皆應聲曰然已而言笑寂然○是年春先生大病眩暈仆地移時方甦家人皆大病滿室呻吟至無以供爨或謂房舍不吉宜遷之弗聽旋即安

三月調考功司主事

七月調文選司主事

先後署選兩次咨訪人才必親正士曰其人正好惡無不正者不坐一缺不受一書雖顯要不能通一字顏公署曰眼睛骨力○選簿不下七八十本弊竇叢生命合訂為四而猾胥無所用其奸○効勞吏多浙人眾結為黨錢可通神雖有過司官不敢問或自嘲為刑措先生居身清正而駕馭有法可刑則刑吏畏如神明人稱為銓部中興○某御史有書言選事不收後在朝班欲

招先生語先生曰就而言且不可况招乎古人有招不來麾不去者何人哉率不往後御史悔謝○都科有謝部門揖之例先是偶廢先生署選時謂朝廷之制決不可廢力爭之而門揖旋復○房師為其弟求陞官于例不合先生掌選不欲以此破例房師不悅或勸之曰師命也委曲從之何如先生曰吾寧不知師命第朝廷之制不可更也卒不行○吏途有貧不能換單者有年遠者有卯不足者期已及瓜吏部某謂其不真輒欲焚其單革其職雞肋前程控訴無門先生歎曰今之人重制科而輕吏途彼獨非功名耶先生因詰某何以見其不真曰以其單文模糊曰年遠損壞此正驗其非假况無他故何必苛求先生雖與某意見稍忤終賴曲全

八月陞考功司員外郎

冢宰某本方正君子而鄉情稍重因起廢

與臺諫不合臺諫叅之時先生在考功例當覆奏惟持以正因拂冢宰意稍徵色發聲先生正色曰惟公足以服人必如是則可不如是吾寧掛冠去即長揖告退冢宰曰何至如是乃霽顏相從後某冢宰率以奏覆得平深感先生之識○時文選題就大計期而臺省意見水火久而不決適文選緣他事先生代掌計先關白臺省不從私意起見一秉公正而議論帖然

九月調文選司員外郎

光宗翹落人心危疑百官欲見新君大臣內侍中阻先生與耿員外同見政府于朝正色言曰外議洶洶豈可阻諸臣欲見之意遂請

熹宗見于慈慶宮門行四拜禮而分位以定方退

熹宗未登極前兩日駕欲幸小南城儀仗已

出大臣數人將前導矣先生聞之大駭與同官耿孟諸張浮西急走字約兩衙門見政府厲聲曰此人心嫌疑之時大臣之責不可不慎也乃止遂陳防微杜漸疏曰竊惟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驛矜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踊孺慕殷摯是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殿下早正大位以膺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門舞拜山呼儼天顏于咫尺諸臣睹殿下粹潤之姿墨戚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殿下身是二祖列宗之所託脉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

邇中外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
 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嘻笑于
 傍問誰釐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
 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
 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
 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
 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貽安消萌無處不
 到寧太慎無敢忽寧過計無常格寧預圖
 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
 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殿下之
 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聖聰也至于
 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
 其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
 不得干預政事即嘗受 先帝付託以保
 護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
 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覲面商

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干著而
 于微杜者不干成而于漸嗟乎仁聖中道
 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
 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
 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秉國鈞
 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
 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
 問已矣又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
 賞罰無章國無法矣選侍之封蒙旨另議
 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
 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吏部尚書周嘉
 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為篤論登極在邇
 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大寶
 慎加調護乘輿勿輕動一步女侍勿雜進
 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嘖笑不以假人更
 望稍節哀痛以迓皇天之眷以慰先帝之
 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
 翼戴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

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臣為小臣也是何足以知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十一月陞驗封司郎中

十二月 覃恩給文選司員外郎誥命再給

驗封司郎中誥命

先生幼失恃賴牛太夫人撫養初任充得封即

欲移封于祖父母為例所拘繼任銓曹屢沾覃恩喜曰今可以報祖母矣向任外官不敢請今可以請矣乃陳其情于冢宰冢宰許諾曰若請之吾為覆疏將上同官聞之爭欲援例先生曰豈可令二百五十年之例自我壞耶報祖母祇屬私情為人臣終當守法寧徐俟封典報有日矣敢干國憲乎遂焚疏寢其事○是歲年例用見

任文選田主事蓋選郎意也田失意且去同官畏選郎莫敢往先生曰功名有數豈交情之薄一至此哉乃頻詣田寓所及行獨出郊餞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正月給假省親舉蘇繼歐代

往吏部舉代非徇情面則有與

援先生李交州王彭伯出部舉代報到莫知所自先生出部舉蘇抑堂代而蘇初不知及晤蘇抑堂亦不與言

二月歸新安

抵里中日奉仁孝公田太夫人

甘旨未奉二親不敢入口作園圃不時置酒食滋味奉仁孝公養體養志惟恐不樂暇則彈琴讀書終日坐書齋中課諸子弟不問戶外縣北有青要山自稱青要山人

○署門七則曰願聞過不愛便宜不關說
詞訟不濫與匪人處嚴禁假借約族黨姻
屬勿漁利生事簡省交際後爲廣署門七
則

八月牛太夫人卒

感太夫人鞠育之勤居喪
哀毀逾常不飲酒茹葷每
對人未嘗不言祖母恩輒涕痛終日十月
葬牛太夫人于城北祖塋時公舉牛太夫
人暨仁孝公節孝申請具題奉 旨旌表
○自己未庚申連年早荒是歲飛蝗又大
起邑人驚慌先生與邑人共禱八蜡乃不
入境時祠宇頽廢乃鳩工重葺爲文以告
之有曰昔聞南陽蝗不入界今胡爲者緊
不爲害

天啓二年壬戌先生三十六歲在新安

立芝泉講會

是年先生益究心孝經○值朝
野排擠正學先生乃毅然以倡

明斯道爲任以芝泉爲講會所名園曰斗
名堂曰芝門人袁應參劉標姜品高陸冲
霄王澤弘韓趙璧張芮等及胞弟維祐塔
戚孟瑛郭允清等講學于芝堂百餘人來
學布衣儒童咸與焉立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中和位育社名不時移易寓勸勵之法
朝夕講誦先生實見躬行馮恭定稱先生
曰程子之後一人而已○門人禁用朱履
玉圈衣禁玄黃紫務敦實以勵風俗一邑
化之皆稱呂夫子行有非禮則急爲悔改
且曰勿使呂夫子知○先生擴良知之傳
學問隨在自得築斗園于縣北斗山携諸
友詩酒泮奩備極樂事集年高有行者王
誥游汝楨十餘人具酒饌高會奉以錢幣
○夜夢文昌衣金龍綠緋立于斗山之麓
揖先生語久之曰佑汝子孫世世不失書
香覺而異之訊諸土人山故有文昌祠而
廢肖夢中像建祠芝泉上春秋祭孟雲浦

先生文嗚呼世衰道微功利競起道學不明人心幾死狂瀾既倒誰爲之砥先生毅然師尤夫子振衣千仞中立不倚自作秀才以及出仕司權何染秉銓希詭其骨若山而心如水櫻鱗補牘策蹇歸里研朱點易閉門讀史萃厥羣英與譚名理時習而悅遯世不悔洙泗遯源伊洛濟美由孔子來三千餘禩不絕如綫幸賴有此淑我後人挾其肯綮如病斯藥錫以圭匕如田斯耕授之耒耜遺範猶存高山仰止瞻焉念之無隱乎爾私淑之心豈敢窳苴時維仲穉愈嚴顧諟敬束鬱金載陳甘薺其意綮誠而物則菲神之格思永言佑啓洪河長流崧高孤峙貧賤非道說客曰夫子論富貴貧賤兩段皆云不以其道得之前段不以其道吾知之矣後段不以其道似與前稍異子試言之子曰汝見謂何曰紫陽註云不以其道謂不當得而得如孔顏大聖

賢有道德人而在下位者是不當得而得者予曰非也天之有富貴貧賤猶其有晝夜陰晴也使天必有晝而無夜有晴而無陰則天亦幾乎窮而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則世間一種坎珂落鬼之遭豈必耑爲市井無賴設哉且夫有一德一才者皆其不當貧不當賤者也等而下之誰當貧賤者豈富貴偏多以道而貧賤偏多不以道耶何貧賤不以其道之多也此貧賤人之口實而實非也客曰如種田者終歲勤動應有收穫而不收穫如作官者潔已愛民應有陞遷而反降斥夫其情之不獲穢之得斥道也今勤也潔也愛也而反若此非不以其道乎子曰非也此皆以道得之也歲之有豐歉朝廷之有陞降理也法也數也遇也命也皆道也且兩段不以其道皆是一意卽如孔顏在下位何嘗不是道若謂有道德人便不當貧賤有道德人一

貧賤便不是道則孔顏有道德者也其于富貴必其所當得者也其視天下富貴我者便無一非道何又有不以其道乎兩段不以其道要看得通融方得透徹難道富貴之不以其道只為無道德者程量乎伊尹耕有莘樂堯舜何等當得富貴而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既曰伊尹當得富貴便無非以道得之者何又曰非其義非其道耶汝畢竟作何轉語客無以應少間起而曰吾實不足以知此子試竟言之予曰貧賤也而安有非道也哉貧賤皆道也其言非道皆貧賤人之口實也而實非也客曰何謂不以其道曰此節兩道字皆就加我者言之不就我言如孔顏之在下位亦道也陳蔡之厄上下無交又從而圍困之至七日絕糧則加我之貧賤非道矣雖加我非道而吾亦安之也故不去也種田之

勤而罔獲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無妄之災或見給或被誣而失其田并失其獲則非道也作官之潔已愛民而不見知于上偶得降削亦是適然之數亦是道合如此但就中亦有周旋弗至或誣陷相及或以他事相仇而有意下石者則非道也如作官者那個降削不言我得罪某某致然于是或夤緣竿牘或別求捷徑或占風候息甚至賄賂公行望門乞哀必求去貧賤而後已大凡世人于富貴偏不揀擇于貧賤偏揀擇于富貴偏不論道于貧賤偏論道嗟乎非道者貧賤人之所為口實而實非也富貴貧賤真如晝夜晴陰遞見吾前安得獨揀有道德人偏謂不當貧賤而曰其貧賤有道德人者即非道也是有道德人偏該任定富貴一路而坎坷落魄之遭果專為市井無賴設矣彼市井人豈無一德一才當小小富貴者彼皆

將曰此貧賤我也非道也世之以道得貧賤者幾人哉幾人哉客曰然則紫陽云不當得而得作何解予曰正是此意君熟思之自見不當得而得原兩段并解如何不通融看客躍然曰吾之寐久矣得子之言乃大寤吾今乃知富貴貧賤果如晝夜晴陰與我何涉無入不自得而已相視而笑嗒然不復問答客退欲富貴惡貧賤說客又問不處不去是不欲不惡否予曰是人之所欲也不惟小人欲常人欲雖君子亦欲後段做此但常人小人被富貴貧賤壓倒再無出頭日子君子曰吾亦欲富貴惡貧賤第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者這個欲惡雖堯舜孔孟無非如此故曰雖聖賢不能無人心如謂聖賢便不欲富貴惡貧賤則孔孟當年汲汲皇皇豈非欲得位行道客曰孔孟欲行道非富貴也予曰孔孟自是欲行道但得位難道非富貴大抵聖賢欲惡未常與人有異但聖賢欲借以行道常人小人則欲借以遂己私耳其不同者此也非謂聖賢便不欲不惡也特無將迎無縈繫無留滯耳客曰如此則富貴之士與聖賢一乎予曰何可一也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富貴之士便一直向富貴路上去走了聖賢之心不甚遠于人情但聖賢有真正功夫真正受用處全不為功名富貴起見因其心不為富貴功名起見遂謂不欲不惡非人情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若云小人常人欲君子不欲何以謂之同心大凡學者不實實體認真切而動以大言駭世曰吾獨不欲富貴不惡貧賤耳噫嘻果其然而熙熙攘攘又何為也但此欲惡兩字不要看得着象即云吾非惡此而逃之吾非樂此而甘之也然而有道焉常人小人認道不真切便紛逐無有已時須知處之去之是就人

心上說其實自有定命定數要處亦處不得要去亦去不得枉自費了機謀壞了人品分毫處去不得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吾輩要從世情紛擾中尋個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如孔顏所云樂在其中不改其樂者為安身立命之本自然清清楚楚潔潔淨淨活活潑潑此中原有真欲真惡在便覺升沉蕊枯轉眼成空撫心自照諸念灰冷若非有真正功夫真正受用即日言無欲無惡其中于欲惡也久矣○先生既作斗園日諷詠其中一心石隱以寄自得之况有睡起四首睡起蘧蘧自在時開窓香已到花枝池魚樹鳥皆含樂只是吾儕不得知獨坐藤花老樹根清風明月滿山村春來春去無人管唯許白雲常到門出門面面是青山老澗長松水曲環一對芒鞋雙竹杖無窮真樂在其間要熟須從這裏過孤峯絕磴苦板蘿每疑山在雲霄上

及到高頭路不多

建夢月祠

先生兆祥夢月生於橫山母家遂名其地曰夢月岩孟太淑人既歿

追慕無已建夢月祠名其堂曰永思春秋歲祀仍置祭田供祀後邑人公舉以庄名慈孝取慈母孝子之義夢月祠乞言橫山者嵩少之支山也去新安北四十里先淑人孟氏夢月祠在焉夢月祠者志孝思也故其堂曰永思即名其地曰夢月岩岩有洞當橫山之嶺故渭陽舅氏家園也蓋先淑人歸其夕夢有光如月降庭中爛然燭天驚而寤因生不肖于此比渭陽家業日窶園且荒然一丘一壑嗚呼古之孝子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優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不肖能恣也乎哉爰命鳩工作祠其為堂也凡三楹有門有廡有坊有閭有祭田旁有廳事

春秋伏臘以供辦香日度幾吾先淑人之
梧捲存焉耳山川村落環相拱抱而一山
迴瞰如龍昂首抱珠狀前有馬陵川水流
石中潺湲可鑑其山之結脉者曰青要按
山海經所謂帝之密都北望河曲南望瞻
渚上有黃華赤實之草食之益人顏色其
卽斯乎○名賢題詠
不絕載世德集中

十二月與馮恭定講學川上書院

馮少墟先生諱從吾

歸里過新安相晤因講學于孟雲浦先生
諱化鯉川上書院作川上會紀語錄記畧
馮少墟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
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
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
先生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
純耳若不從心卽皮膚上不踰便假了○
先生弟吉孺維祐問不遷怒不貳過便是

學抑其先有學乎馮少墟曰卽此是學先
生曰二不字正是好學離此安得另有學
問人只看此兩句粗所以謂上一層先
有學問不知此是最細學問易曰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遠復無
祇悔安得粗視之○吉孺問性相近習相
遠章少墟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
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又問明道言
善固是性惡亦是性何也少墟曰惡亦是
善中之惡亦在氣質上說少墟問先生先
生曰但說惡畢竟落在氣質上性何常有
惡畢竟相近只是善卽孟子所謂性善原
無二理謂相近者特因下面有相遠字對
而言之正謂其同非謂不同也文公註此
所謂性亦兼氣質而言蓋因相近字看出
亦補語所不及之意非相近本旨馮少墟
曰正是○有問知其說者節還是治天下
還是關係大馮少墟曰俱通得只是仁孝

誠敬便無難處之事先生曰非也余幼讀書每書向自身及實事上體貼通者半不通者半妄謂聖人之言半虛說也乃今細細體認覺其義日新無言不可體認到實事上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今只言禘是祭祀及禘所自出之祖等語與天下何相涉卽言仁孝誠敬何以通之天下聖人之說不虛而罔實乎不知聖人原有深意言之于天下便知禘是有天下事魯當禘乎不當禘乎且魯僭用禘及凡類此甚多而大夫便入僭便雍徹陪臣便執國命一國如此國國如此所以天下難處果能明此說便堯的一清魯不曾有天下自然不應用禘如此之類盡還之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亂天下有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各安其分而不治乎尚有何難處之事是夫子有反正之意非徒爲魯諱也如此體貼方有實據凡書必看到此地方見聖人言言實事非虛談也又如明乎郊社之禮有謂與此不同不知聖人之言豈有二理彼亦只是實事只將前面宗廟之禮一節作注解自明豈有親親賢賢序事序爵遠賤敬老而天下有不治乎與問禘之說節同作實事看便豁然○先生又曰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說多言吾心之天地地位萬物育似精實粗似深實淺凡看書落此窠臼多矣蓋聖人無虛言實實有此理實實有此事然萬物育焉以親親仁民愛物之說通之人猶易曉惟天地地位恰似荒唐不知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寧如紂時山崩水竭宇宙黷慘光景至文武而一清足徵矣卽如寇賊變亂風霾愁慘天地爲昏誰非人爲所致豈不是天地不位之徵安得以爲非實事乎馮少墟曰人只以造化徵人事今當以人事徵造化先生作川上會紀曰先是海內以學爲諱無

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於講學者為其偽也乃并其真者而訾之乎豈因噎而廢食乎只不有其名可也馮少墟之言曰講學正要立個名色使天下後世人人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人譏笑刪去名目只成就我一個入恐道脉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只是恐人譏笑故耻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為耻而以學為耻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耻孰甚講而行又何耻之有哉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余會先生于關中書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為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于是笑先生之不逢而以學為諱尤甚于昔乃有志之士則望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團坐共質向日之所語于關中書院者而先生之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先生語謂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暇記日向余問則余忘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記憶其所問答語數端畧為綴述其忘者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亦遠矣是日會者先生若余及先生之門人孫繩祖楊道典其子嘉年其孫湛若恂若而舍弟吉孺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公與焉是為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天寒欲雪

十二月奉

旨旌牛太夫人暨仁孝公節孝

兩院具題禮部覆疏奉旨下

所司旌獎建一門節孝坊

天啓三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在新安

建七賢書院于芝泉

先生于斗山之阿創七賢書院祀伊洛七賢為

宋程明道伊川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
川端尤西川時熙孟雲浦化鯉後經表章
○因學者相尚侈談不本躬行且多廢弛
作警學詩十首捫心中夜猛然思可惜虛
拋過了時依舊將來都是誤從今做起不
爲遲回頭試看須開眼出口難憑要貼皮
任數古來神與聖誰曾多却些毫兒千年
真脉在于心頗悔從前向外尋破的耻爲
催矢弩迷途知是定盤針登時決水旋成
浪逐日淘沙定有金所以勸君先立志須
教勇猛與深沉學者須然要講明何爲既
講不躬行將無舌底仍其套抑或胸中着
以名可笑教人真看破休嗔說汝假粧成
中庸至理無多字只與君拈一個誠敢謂
詩書是贅疣其中喫緊悟方休醫心定以
勤爲藥釣理還于問作鈎當地掘開三窟
兔從空呼醒六腮猴如君得却真頭腦萬
語千言一筆勾若果真知德不孤從何下

手作工夫心無惻隱非人也學有朋來亦
樂乎性以明誠爲血脉仁將孝弟是頭顱
偏于此處多虧欠却向枝枝節節圖乞子
衣珠未是貧多時徒自熱他人如知照舊
非家當便合從今問已身任舉盆魚皆是
道隨拈桃種盡含仁除將動止饕餮外任
汝旁尋總不真開眼應須見泰山登之還
自費躋攀義文意在圖書外舜矚分于善
利間下手要尋明德脉從頭先破自欺關
英雄底事多埋沒祇爲其心不肯閒夜氣
應能見未孩吾身何以並三才誰言此日
無乎爾天喪斯文久矣哉這點熱腸從古
開多年夢眼自今開慙勤我欲逢人說到
底令人說不來卽無爲聖與爲神也要人
間做個人孔子生知猶發憤吾曹困學却
因循仁爲已任元應易文至躬行乃愈真
是處桃花都夾岸漁郎偏問武陵津學者
無非認半邊誰能當下見其全深山木石

元皆我入眼星河未是天靜裡可曾看未
發知時應許得無傳何須更向虛空處劈
破渾淪畫個圈叙傳是堂彙編且問堯以
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以至孔子而遞
至于今是畢竟何物或曰道曰中夫道以
中爲至凡口可得而言者皆非中也中又
何物曰心心則近是而心人人有之不惟
心人人有堯舜之心亦人人有又焉用傳
也惟人人有故傳使人人無則傳者幾乎
熄矣薪之傳火薪原有火使以瓦石傳則
火幾乎熄然欲指其孰爲心焉則亦非凡
口可得而言者皆非心也雖然言非心而
心必以言傳猶之薪非火而火必以薪傳
然則李緝敬之爲傳是堂其有功于人心
大矣堂非是也其言皆言是也言亦非是
其心皆是也先生體一孝字以終身而從
遊于南臯先生蓋南臯先生門人中之曾
子者故其學一本于南臯先生方今道學

以晦講學二字幾于紹聖自吉水關中二
先生明拈以示人而遂以此逐士大夫愈
厭聞之先生曰吾輩墮地來只有這件事
于役所至首以道學先自長安迄晉寧亡
不有會會亡不有語錄以至奏議文告叙
記手劄信手口拈來皆是人曰先生實躬
行之非徒言也余曰觀于言而知其必躬
行不惟知其行并知其心彼其不躬行者
并其言而非矣何者其言膚也譬如不曾
登泰山從他人喉下及圖記中拾得一二
語儘自極口終與泰山不相似故曰有言
者不必有德愚謂有言者并不必有言試
與人言蜜飴苦茶葶蘆荈茗羊躑躅無不
曰甜曰苦曰毒然非曾經咬嚼得者終說
不着而必認所說者爲甜苦毒者乎此今
之講學所以不必皆真學而無尤乎厭聞
之者衆也謂講不必皆真學則可以其不
必皆真學而遂謂不應講學夫堯舜執中

也子莫亦執中也因子莫之執非而遂謂堯舜不應執可乎且吾輩之舞象伊唔誰非講學而獨疑于此或曰吾嚮者爲取科第耳嗟乎審如是也無尤乎其厭聞之者衆也今伊洛爲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晉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雲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而乃以可爲堯舜之人甘讓先哲猛作一想寧無顛汗幸雲浦先生之澤未斬而遠近君子雅意此道亦久今先生益大之于文章政事之間而油然而濟汲引殊熱此其心蓋南臯先生之心而堯舜之心至今在恃有是在也余嘗爲聯于孟先生祠有云由孔子而來至于今賴是人心不死是卽傳是堂是字先生之有功于人心使人心不死者功不旣大乎哉今傳是堂成而先生以仕教吾王芮城師與馮關中

曹安邑史渭南及二三同志君子以隱教案頭山中互相爲課故曰先生之心是也其言亦是也其堂亦是也由語錄而至手劄無非是者先生旣終事再道吾新受而卒業愚乃恍然見先生之無非是會之無一非是執之又無一是是者不寧惟是諸君子亦無非是卽今一堂揖讓問對亦無非是輿人皂隸口不能言而心隱隱有會亦無非是鐫茗畦葑簷鳥山花亦無非是道亦是這個中亦是這個心亦是這個有得于是是不惟薪可傳火瓦石亦可傳火不然對燈是火猶不知火而况于瓦石乎登泰山者自有眼界飲食自有滋味不是向他人討眼界討滋味願學者之善學先生也瘞枯骨文天啓歲在癸亥暮春旣望呂子遊于城西郁山之坪桃花夾岸柳色旣青其樂只且歸自澗水之濱載過芝山之墟俗所謂馬槽溝也長楊深莽迂迴傾欹

幾長里許呂子視之其中堆骨纍纍然也或曰是古塚鬪餓或曰是前數年戊午已未之間大荒餓殍寄于淺土而以城工剗者或曰是道死無歸而鳥雀螻蝻食其血肉而餘焉者呂子愀然不樂下馬悲咽已命童子負畚鍤擔筐市蓐而瘞之慕容山之麓三日而畢爲文弔之曰於乎此溝壑之遺者其誰氏之父母兒女耶今耶古耶男耶婦耶曠彼中野胡不安厥土耶爾知其困楚否豈不以南面之樂易生人之苦乎嗚呼其誰主者耶君子以萬物爲一體愴爾生之不辰痛我心之如割其坦周道也其近郭也是豈無聞且見者而豈其樂之也嗚呼痛哉豈前之因與而死之屯也爰卜爾穴用寧汝鬼睠爾暴露永斯安宅嗚呼世之仁人長者其將論此心而廣之俾無屯澤也哉○著廣署門七則畧曰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戶不斷書香每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剝方燃之焰滴水可灰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抑人以自亢股削人以自腴急繩人過以自恕豈不自斬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爲閭里罪人也自愚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旣而濫竽一第洊歷銓曹自檢尤嚴今蒙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茲雖蕭然寒素囊無長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噫愚不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我強我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悉先是不得已僭爲七則署之于門

所以寡愚過也顧語簡而費解說如不關說詞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人將曰此非詞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嘻公私義利間于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愈謬如其道即冒不韙而何嫌雖然能人而解說乎愚雖不為彼已言之將不費一番耐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誠乎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惠迪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杜則詳

十月與李緝敬講學

緝敬李公日宣吉水人以河東巡鹽十月初五日

至新安與先生講學芝泉書院○因講一貫先生曰世人都有貫的方法好利以利字貫好名以名字貫好機械以機械字貫費許多轉折迴環畢竟貫不去只有這

一點心却貫得去夫子明明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又明明說忠恕違道不遠如何此章偏看得直恁玄奧○先生論學問從何處下手李緝敬曰這商量隨人自己解悟做去如飢自食渴自飲痛自摩痒自搔先生曰學問果是隨人做各人有各人病隨病下藥如何替他先定一個方子然于無霸柄處求霸柄其惟誠乎○或問孔子志學那得便志於矩先生曰離却矩更志甚麼注曰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即今木匠曲尺初做木匠便離他不得只是初間不熟還有踰處漸漸熟來却是我合他到極熟時我心即矩得之心而應之手矣不是泛泛懸空做○或言人多與理欲交戰不能分曉如何做功夫先生曰若發念純是天理無人欲何消又做功夫正要從理欲交戰處看未發氣象○先生曰試問今人爾聖賢耶必不敢承當爾狂愚耶又不肯

承當開口便說我不能爲聖賢亦不敢流于狂愚願爲中人噫天下更無三等入天下只有聖賢一路除此便是狂愚那有中人一路故凡汲汲孳孳惟恐失之其寃淺深不同皆聖賢一路不然亦心乎聖賢而時有出入其寃中人也凡中人皆有聖賢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也若安心爲中人便愈趨愈下而狂愚矣辟如危山斷橋上有百丈之峯下臨不測之淵非登則墜此處豈容歸宿真個可畏李緝敬曰此語非極費苦心不能道○又曰講學只爲躬行地若認講學便是聖賢卽刻舟求劍○李緝敬曰昨日和年兄詩云下手須知罷手艱學問須有罷手處先生曰學問只求下手不須求罷手到欲罷不能時便有罷手處又曰時時下手時時罷手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是下手法是道也何足以減是罷手法○先生曰用舍行藏夫子獨與顏回非

獨謂其無留滯也玩有是夫三字必聖賢有所持以爲行藏地者所以處不空處出不空出有美玉於斯藏可也沽可也若無是玉便只得求人○又曰只一孝字終身用之不盡孝字甚費吾輩矻矻終身有多少未盡分處只爲成就個孝不曾加一分○李緝敬深服先生學足先覺斯民具疏上聞有酌泉新安之語同緝敬諸友論學有感三首是人好紛糾畢世不能了非其脚根浮則以眼孔小骸竅及心知些子不曾少所以讓古人只緣未聞道中據與旁營紛紛相纏擾瞥然放得下雲空秋月皎古今多貴遊何以同腐草畢竟世趨外別有真斧藻聖賢無秘法只此寸心好雖其閱世深一如在襁褓休說夢中夢卽是寶山寶下手各由人只今認頭腦交口說理解儘是都分曉及觀所體認居然任顛倒辟如饑說米其能救灰稿不如炊作飯能

使胃腸飽猶恐有飽意留作心胸擾雲霧
任往來青天不可掃○作士大戒十六則
先生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
大坊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
大本也若于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
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扶心術醇澆之微証
躬行真偽之準考學問淺深之符必于此
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
誠意吾不知所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
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十六戒而約之
曰毋自欺秦撫劉
公廣生刻于關中

母病祈代

茲為文禱于城隍曰於惟明神實司
茲土福善禍淫扶顛絕苦其靈孔
赫萬民式舞我實涼德宜干神怒母氏宜
人職闔相父其孝性成百順克聚鞠我二
孤不啻已乳庶軼于今而齊乎古宜錫百
祉以承內輔云胡抱疴為月者五念我昆

弟不遑寧處敢叩神力俾之速愈殲彼三
尸驅茲二豎霍然有喜慰我僂僂不腆寸
忱神寧或吐願以牲薺達于堂庶靈孔昭
哉暢于所部寧奪我歷以延母譜維萱在
背而梓則俯鑒茲微孝乃格玄祐○呼籲
奠以身代未幾而愈

揭陳理學二先生諡議

伊洛自程邵開天真
儒輩出國初澠池有
曹月川先生諱端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
翼有功斯道隆萬間洛陽有尤西川先生
諱時熙新安有孟雲浦先生諱化鯉上行
洙泗之傳中接伊洛之鉢宜從祀廟庭諡
典殊缺先生著尤孟二先生諡議陳之兩
院具題未覆

天啓四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在新安

正月

著存古約言成○先生作存古約言以
訓士首敦本次閑家厚俗而擴之以四

禮及服食交際之節後豫撫程公紹刻于大梁東撫王公惟儉刻于山左後金陵浙西南贛各有刻本先生自序畧曰甚矣儒者之迂也今何必古哉使必古也將捧木茹皮絢髮閨首而能乎哉今不能爲古猶古不能爲今有其心焉可也斯民三代之直今之心猶古之心而有識者率爲世道江河之嘆則又何也雖有其心而不勝俗也彼其俗相率爲然而一人獨卓然古道之從衆且非之笑之其人亦卒中徙而規於俗豈古之必不可復抑無有人焉明以爲已任而不顧人之非之笑之也有其人俗卽非之笑之迨其果能卓然古道之從俗且自悔其前之謬而信從之不遑遑非笑之者哉則夫非之笑之者必其未嘗古也故曰今之心猶古之心也古實而今好僞古厚而今好澆古儉而今好奢彼其心豈不欲實欲厚欲儉哉俗移之也卽不欲

實欲厚欲儉以其習於俗以成性非其本心也嗟乎惟禮可以已之夫禮則自家禮而集禮書儀儀禮戴記諸書備矣人將曰獨不當求之六經乎然而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俗方規規然終其身之不悟吾與之言禮而復繁其辭泛其指而驟與之革彼必益駭而不信議而弗從吾蓋有隱憂焉以爲繁不如簡之易鏡也泛不如切之挈要也驟革不如相因之默喻也僭爲存古約言十二篇首敦本言夫孝德之本也而閑家而厚俗則修齊風化繫焉猶未也而漸及于冠昏喪祭言夫禮不可斯須去而此其最大者若服式宴會交際揖讓東劄則皆日用之常而奢則不孫也動容周旋中禮者寡矣故必本之以禮而一返之于實于厚于儉其爲說大抵祖家禮而引用沈歸德呂寧陵及孟雲浦諸先生所嘗言者非吾臆說也夫使吾第取諸家說而文

之亦何益于俗蓋彼諸家說最簡易莫如
家禮及諸先生鄉約而今皆不可盡見諸
施行無論古今不相及千里不同俗即我
邑人士視前二三十年亦有月異而歲不
同者醫者為方必求對證苟能已病雖海
上單方無異黃岐不則日取內經素問丹
溪諸方書錄之無益也故吾之為約言也
綦簡綦切綦因也約故也吾聞仲尼論以
約失之者鮮然必曰約之以禮又必曰克
已復禮使不約禮何云以約使不克已何
云約禮謝氏曰克已須于性偏難克處克
將去如是言約斯至約矣噫世多非笑儒
者尤多非笑迂儒夫寧知世無迂吾之言
而非之笑之也哉狂瀾既倒誰砥中流吾
為此言豈誠得已是必有人焉諒吾不得
已之苦心以相與力返先古雖于古禮什
一千百而古意不失猶可厲世磨鈍故曰
有其心焉可也若夫海內有大君子起而

肩世道之責將必由家禮諸說而溯古禮
之全俾三代之英太初之樸常在人間豈
復事此哉雖然其以此為古道之權輿禮
教之嚆矢也亦或庶幾有小補焉爾○馮
少墟先生作存古篇序馮為璫忌或勸先
生毀板弗從璫益銜之

揭陳兌軍河運本色議

先生條議諸款轉達
當事皆為採行陰受

福者不止一方先生亦絕口不言兌軍議
河運本色議載先生集中而失其文○至
橫山太夫人祠齊省月餘時有雜興二十
四首如所謂兄弟并演劇扮作楚與漢明
知是戲局入場便爭戰穴墻多黠鼠終歲
困廩蠹主人自有貓明知不肯捕皆感觸
而發備極世變○省會為逆璫建祠先生
憤然力持曰鬚眉男子豈可媚人吾輩助
工士風掃地矣竟廢助工簿璫局聞之嗾
其黨詆滅講學疏劾先生擅聚生徒尋矯

旨考察吏部其意在先生也○澠池令劉方第托拜門牆先生辭以孟雲浦先生不受前任王公之拜人遂以危言挑之且與左右佈一鬼車之局令心本不安遂為所中諸上臺俱申揭備極詆毀諸上臺頗悉其情先生亦絕不與較及劉以墨敗錢糧羈縻復致書撫按為之寬解曰勿以此事周章見尤以成某之虛舟劉令瀕行悔悟哭謝逢人搥胸墮淚自謂為人所誤復澠令書曰吾輩在大塊內一切功名富貴是非毀譽皆泡影野馬也只此一點良心不容泯滅不佞碌碌之守頗足自信老父母試看人情反覆今日何如哉方信羊叔子決不酖人而向來杯弓之影想不待辨而自明矣昨與院道皆有為老父母地者其回扎洛陽父母皆見之手教愈見謙光若于此關更看透世情庶彼此無非磨練之資也和張抱初講學四首都將雲霧當青

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真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只向口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真扁鑰夜夜柴扉不必關此道何消向外求原來率性即真修試於倦臥飢殮看大笑從前問索丘○建慎獨堂堂後有軒曰求放心軒作石隱居傳堅意不出窀心伊洛遠近化之有同年謂機緣可乘者先生答書有士守道猶女守身之語

十月起考功司郎中不果

吏部舊無別推例別推自先生始蓋

逆璫深銜以故矯旨另推也○仁孝公病起命先生兄弟析居以觀其立次弟僉憲吉孺維祐季庠生是孺維禔季為異母弟先生愛之真摯有加在任每分俸兩弟析居以仁孝公命不能止對兩弟大哭曰今與汝為三家人矣負廓腴田盡讓兩弟

與門人溫日知書別與恕已數載知養必益粹乙丑之役其寧更以斗柄讓人其與從敬共勉雖然遇不遇者時也所可自致者修已也修已豈獨以文吾輩在天地間爲人渺茲一身而參三才此無他必有所以立乎其大而後可參三才不然則亦塊然一物而已此學問所以不可少也學問豈有他術至平至易至淺至近道不遠人拈來卽是而人日求之無何有之鄉故曰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蓋吾人安身立命最關切處人只見性命緊要不知有真正性命在乃或以爲迂或以爲僞或以爲畛夫迂也僞也畛也世之學者誠有之而遂以此病學譬如敗羣之子遂以廢庠塾貪污之官遂以停仕進惡乎可哉願吾與恕勉之不佞日來見得此中趣味歇手不下雖未底于純而不敢不勉異日北葵幸過我一談乎與王覺斯書夫世之所以入

人眼者富貴也功名也毀譽也須于此處經得過認得透練得精方有得力處吾儕生于斯世何者是大頭顱何者是真命脉此處若無真得何以撻破世緣故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人只得人故不能入君子自得故無不可入也若只云出世則亦何難入世而能出所以難也人之所難君子所以易也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吾兄于此關熟矣當必有真自得處弟半世無知近惟知此道是我輩大頭顱真命脉須要于入世中跳出世緣毀譽用舍之關風浪儘多業已認定自得二字向內裏閣修然志雖定見雖真而未恬之養也寧無借知已之提命嗟乎世趨日下人心不古日月薄蝕天地昏晦吾儕不開眼努力將誰望耶兄寧無意此乎此中幸有諸君子可資麗澤之益弟覺日來受益極多卽甚奸回兢兢詆毀者弟未嘗不多藥石之益者

也弟已叨起考功頃聞不當于諸中貴意而欲以中旨厄之此亦自有定數或天借此以閒我于山川成我于讀書訓士乎與馮少墟書道學之不明于是人日趨于回衰狙異而不可底止也嗟乎功名譽望轉瞬成空此生易盡至道難聞何世之憒憒者衆也即為其中有不忍割者乎然而有數有命非人之所能為也所謂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也台臺名世道宗其學問涵養之精識力之貞有非近世學者所易及上衍洙泗中紹伊洛非先生而誰祺也不肖幸親炙大教自是以來一力擔當自矢雖死生利害不以易此中之味古人有鐫碑流錫而不少以所學徇人今人一被人識議便回護抵當吁中原之二程先生關中之橫渠先生彼亦人也而吾獨非人也乎哉而令其專美于前也此處正須着眼舍此而蝸蠅之逐逐焉弗思

耳今朝端之上未免紛紛各持意見幾于聚訟而奸人或乘機交通即如魏璫一事至舉朝爭之不能得聖主積憤積疑漸見其端方來之禍恐不忍言噫誰為之哉幸二三正人尚在要路自當急出手力做而台臺東山久臥南憲之席尚虛可尚遲遲其行耶雖與南臯先生同去而正不必一律論且此何時也而不出乎

建牛太夫人貞節祠于曲墻

曲墻村為先生祖母牛太夫人

家母

天啓五年乙丑先生三十九歲在新安

典史汪應蛟以漕糧羈留新安先生同仁孝公館舍飲饌助銀六十兩以完漕糧○驛丞胡懋忠湖廣人卒于新安貧無以殮捐銀五十兩置棺殮之又助銀五兩俾還

其鄉○先是貸靈寶焦鴻臚銀焦已物故家亦淪落遣役持還更厚贈之托邑令乖盼其子○先生嚴禁族人親戚僕從不許生事道府州縣絕無一字關說其有無辜求寬者如黃成章寧代出贖金卒不干預有司○家人有與外人爭鬪者不論曲直先行責處或疑爲過先生曰今兩人相爭無力者必退矧士大夫家一鄉民所敢逆顏乎○又曰凡來愬者必謂欺負主人或毀罵家翁或膚受其撲我直笑曰不曾眼見不曾耳聞彼必不能激怒以傷吾天和致生他事矣絳州辛全致書求教先生復云不佞碌碌半生惟是力行二字爲吾儕實地下手處未發卽未發此也慎卽慎此也致良知止至善無非此也若曰力行外另有細諦則是舍實地而課玄寂也吾儒所以實于二氏正以實地處有神理耳大學言誠意正心精極矣而結之曰修身爲

本修身則誠正皆爲實地工夫令人躲閃不得耳門下以爲何如與田生穎書得來教知仁丈途中追憶不佞語便猛省一番且曰天地生我一場父母生我一場我生于世一場只空空過去是爲得罪天地父母得罪人世也嗟乎所見如是尚云不能開眼乎吾不信也只爲不能出頭承當則以恐俗人非而笑之此正可反証處我輩學問爲已耶爲人耶既曰恐人非笑將我墮落塵衆不能出頭不慮人笑耶不學不慮人笑學反慮人笑此今人通病夫惟不學耳彼之笑笑吾不學而僞學耳果學矣試觀吾邑中有二三君子從事于學雖其初不類人亦于其方學之初非而笑之後果能卓然不變人無不敬服無不醒愧何笑之有然則非而笑之者惟不學故也不然則僞學也君子爲學只以成我只以事天地悅父母我苟不類天地必不容父母

必不悅不慮天地父母而慮俗人亦可異矣至所云半世已過還有半世嘻苟從此立志洗滌雖一日克已天下歸仁何論半世哉願猛然振起母更向俗人面孔作生活也六月十二日與馮少墟先生書吾人安身立命離却學問更無頓放處夫豈有一種學問足以驚世駭俗只是平平常常保養此心如我本來真種子而常惺惺三字即戒慎恐懼慎獨之括而言之也開眼就見何等平易然一毫放過便已墮落世障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日用之即足終身用之不盡此安身立命真機軸自聞大誨時于此道有所窺入願服膺此四字會中多浸浸向往漸有悟入每月大會之外講書作課者四雖寒暑不輟春來偶病三月而始復每欲治裝一候提命而未能如願慎獨堂偶拈一首架上塵書願厭拈隨時隨意掣牙籤花陰午尚科頭坐筆底今仍信口占惟恐下簾妨乳燕嘗令開牖看魚鱗方床竹簟憑高枕掠取風光了不嫌

天啓六年丙寅先生四十歲在新安

揭陳驛累

驛遞苦累先生條議利病禁豪門放債願自加銀六十兩以代其費

陳驛累六款撫按行各屬刻石遵行○渾池欲裁義昌驛自便直陳五不可二大害力止之○牛彰溝深路險上下轉迴每陷死行人先生惻然與仁孝公建廣仁石橋為狀以記之又如薛村狂口石橋夫人纏路黃河險路關陽路先生皆與仁孝公重修與蘇抑堂書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為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人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葆存之便厭

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担任將一副精力盡用之于此道而卑者祇沒沒于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復耽入于玄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擬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于出而難于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僞與幻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學問之所以異于二氏也年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腳學須就學昨旣過今又等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自古聖賢何人不由學問涵養成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

哉年兄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恐吾涉于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真者必于此出以其僞而廢真何異于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暴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于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任他風浪起我只不開舟卽有炙手可熱者吾不顧焉卽鑄黨人碑吾不易焉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真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帶日間一塵近日做邑及隣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父而人心日不古矣以年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于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于是亦爲之而已矣偶拈自和天與本無別所爭思未

切靜觀無物時同此萬川月忙逐蹊徑別與心毫不切欲開長夜昏直揭仲尼月

天啟七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在新安

出賑歲饑

先生家不甚裕而性好施歲大饑

粥歲無虛日又焚券蠲租五百餘石貧生三十餘皆待以舉火擇族中之貧者共助銀三十兩更化銀帶一束濟之○時先生以忤璫致銜是年夏傳開先生姓名送璫首欲中以奇禍人皆危之會璫敗而止身銘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吾身缺陷吾身虧天地傾欹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與吾之分至察於人倫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

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災感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已復禮靈媧氏之補石慎爾樞機虞廷之齋七政戒慎不睹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為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奠位疏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愛惜吾之爪髮痲癩一體撫摩吾之顛頽薦德馨郢斤之鑿鼻聖旦游衍金鏡之刮眼翳灑乎若太虛中存元氣與天地參萬物備也吾浩然之氣銘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苞貫蟠際不知何為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知何為天地之氣何為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何為魚腹之氣何為水之氣人見此氣為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為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二厥養異也不養即浮游

之氣養即浩然之氣不養即有害而餒養
 即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即仍為天地
 之氣養即為吾之氣為天地之氣者如人
 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為吾之氣者
 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盆水
 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田淵
 與天時弗失也悔亢日惕心罔貳也在羣
 不首往有濟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
 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至也是故浩然之
 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